

## 躲避

董本良

天边刚泛鱼肚白，汪老汉荷锄走在田埂上。早早出门，他是想躲过门头上那些骨碌碌的“鬼眼”。

远在县城陪读的儿媳年后没打电话来问东问西了，看来早起起了效果。去年秋，老嫂子在城市带大了孙子，独自回乡居住，想种油菜，他扛了小儿子半袋复合肥，拌了火粪去帮忙。晚上儿媳来电话责问：家里的油菜小麦都种下了，么事肥水还流外人田？他愣住，想说，陈年肥料不用会过期，话出口却成谎：哪，哪有啊！儿媳说，还没有，我都看见了！他问你千里眼哪？儿媳答，十万八千里，我都看得见！

他不信“鬼眼”能说人话，肯定是有闲人从中多事。

田野在他眼前渐渐清晰起来，一场春雨后，天空蔚蓝高远，一股清香直入肺腑，尤其是麦子油菜的长势，让汪老汉心醉。大户动员他把田地流转了种菊花，说是皇菊，过去给皇帝泡茶用的，现在市场有需求，比种稻子划算。他不干，皇帝用的东西谁买得起？再说庄户人不种庄稼还是庄户人吗？他按老经验，种一季小麦油菜，插一季稻。亲家受了影响，也这样安排茬口。眼下，麦穗肿得似笏帚，油菜花一层层往上正喷，把汪老汉即将收获的心思顶得一浪高过一浪，像极了昨夜隆隆的春雷。

他走到田边，和料想的一样，小麦地、油菜田被雨水灌成了湖。他赶忙将田挖个缺口排水——像给婴儿换尿布。他想起这个比喻时自然想起过世的老伴，二十多年前，老伴患了心脏病，安庆医生说要花五千块做搭桥手术。五千块？五间青砖大瓦房呢！老伴吓得跑回了家，不到五年就一头睡去。而老堂哥两月后也沉沉睡去。二十多年了，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遇上了吗？如能互相照应着多好啊！当他春节前的一个夜里从老嫂子手里接过新做的棉鞋时，他心里真就这样想的。后来他梦见老哥娶亲，老哥自己还蒙着头，怪滑稽的，娶了谁？他努力分辨仍没看清。

他把老嫂子油菜田的积水也排了。他挖开老嫂子田缺时，下意识地看看周围，他想躲开长舌妇的眼光，那些嚼蛆的话早就淌了一地，他心存顾虑，又想投桃报李，也就是顺带帮个忙罢了，缺吃少穿的年月，老哥嫂帮他家不少啊！不久前，亲家好心好意劝他，儿孙都大了，传言不好听哦！他说，你见过牛吃屋顶的草？亲家被呛，阴了脸，说，是没见过，我有录像，你见过没？说完，把手机左一下右一下划给他看，汪老汉只接电话不用手机不懂这个。他看过那背肥料、拌火粪、挑担子的录像，有些怀疑手机里窜来窜去的矫健人影是自己，心里一下就不好意思起来。他更不懂自己的影子怎么就落到亲家的手机里了。他抬了抬眼，突然明白亲家也是在指责他，心里受气，嘴就把不住了，说，旁人看了倒没事，就你女儿事多！亲家被他怼得转身就跑。这已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了。

春上雨水足，原本瘦弱的小河就涨满了，河那边的油菜田就是亲家的，喜欢玩手机听抖音的亲家起床没？亲家文化远比他好，庄稼活却逊色不少，亲家乐意听汪老汉讲农活经验。汪老汉想着油菜禾长时间泡水会倒伏，影响收成，但想起亲家气冲冲的样子他又不舒坦，踌躇一会，还是过桥去了，他急匆匆挖开亲家的田缺，缺口里有块大石头卡着，他挥着锄头左掏右掏，弄得满头大汗，石头撬开了，丰盈的积水“哗啦”一声奔向小河，汪老汉的心胸似乎也轻松不少。



泉谷幽居 蓉晖 画

他的裤管被草叶上的水珠扯湿了，雨靴里也甩进了泥，他蹲下身清理雨靴，视线完全掉落在油菜棵里，一只褐色的蛙在菜畦上撒欢，他觉得有点像那只蛙，七十了，总闲不住。不一会，又见一只蛙，鼓腮瞪眼呱嗒，跟着前一只往深里跳。它们可能是两口子吧？想到这，他心头一颤，老脸也像燎了火苗——他直起身，那头的黄花里冒出个秃头，沿田埂走来，是亲家，汪老汉急忙从另一边猫腰蹿过田埂。

来人——救人啊！桥下游传来疾呼，汪老汉抬眼望去，老嫂子像截木头在河水里浮沉，跳脚呼喊的是另一个洗衣的妇女。汪老汉撇了锄头，箭一般射进河里，拖起落水的老嫂子，老嫂子上岸，步子却迈不开了，他索性矮下身子，扛起老嫂子，颠颠地小跑，老嫂子在他肩上嗷嗷地吐着浑水。他耳边似又传来油菜畦里呱呱的蛙鸣……

亲家这回可逮着机会了，拍下了汪老汉英勇救人的全过程，抖音点击量一天过万，汪老汉因此被市里评为了季度乡村好人。

此后，汪老汉再也不用起早摸黑下地了，早晚没事就大着嗓子和老嫂子拉呱拉呱，还经常在嫂子家蹭饭，有时还故意对着明晃晃的“鬼眼”龇牙——这美好结局只是我的想象。真实情况是，汪老汉是我的大姨夫，他救起老嫂子后，再也不从她家门前经过，路上遇见了，也会掉头就溜。

那次记者来采访，迎头撞上踏着夕阳归来的汪老汉，老汉戴顶破草帽没被认出，他问记者，你找我哥？还在田里呢，等着，我去叫啊！说着，一溜烟跑了。他把记者的摄像机也当成儿子楼前鬼眼闪烁的监控了。

落霞在汪老汉身后淌了一地，他觉得夕阳是为了躲避月亮，才下到山的那一边的。

## 饭甑蒸出的味道

李育蒙

大舅二舅打来电话，说最近要回趟外婆家，问我们可否一起。欣然应允，算上我们一大家，外婆家里一年中难得几次这么热闹。做饭时，外婆说人多，找出了木饭甑来蒸饭，也让我们回味回味饭甑蒸饭的味道。

说到这木饭甑，确实很长很长时间没见过了。小时，老家的农村里，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，逢年过节人多的时候，都会用饭甑来蒸饭，那时谁家要是办喜事，饭甑是必不可少的，找个会用饭甑的人也很容易。

外婆家的饭甑看得出来有些日子没用了。我和舅舅拿着它去河里刷洗一番，回来又用开水消毒了。在外婆手上，饭甑得到了充分的应用，淘米煮饭，沥干米汤放入甑中，灶台上，大锅里放满水，饭甑置入锅中，灶火熊熊，一会儿香喷喷的大米饭就蒸熟了。一同出锅的还有蒸在饭甑里的红烧肉、腊香肠。盖子打开，热气奔腾，香味扑鼻。

饭甑，作为民间一种炊具，是用木条箍成，却没有使用油漆等材料。蒸出来的美食，还含有一种木材的清香，不仅仅是有香味，更是一种乡味。虽然饭甑在做饭的时间和流程上，要比电饭锅耗时更长、流程更复杂，但是电饭锅根本体验不到“慢工出细活”的美味。当然，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现代工艺的冲击，像饭甑这样的炊具明显不符合当下生活的需求，自然也就没有了市场。在我们老家，现在谁家办酒席如果还用饭甑蒸饭，是会被笑话的。

但是，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，越是节奏加快的生活，却越是珍惜“慢”的韵味，更加想要返璞归真。当我把饭甑蒸饭的照片发到社交平台上，留言跟帖大大超出我的预料，“儿时的回忆”成为很多人共勉的理由。当已经消失的木质炊具再次出现在生活场景中，引来的围观，就像是一场回味时光的盛宴。

其实，不仅饭甑，小时家里的菜板、水瓢、条盘、水桶、脚盆、腰盆、尿桶、风车、椅子等等，都是木头做的。爷爷在世时是个木匠，家里都不缺这些东西。爷爷去世后，这些工具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渐渐退出日常生活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偶然返乡，突然发现这些往日的精巧物件要么进了杂物间，要么烟消云散了。当然，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讲，这些也在情理之中，只是我们总免不了怀念那些过时的工具做出来的味道。说到底，我们怀念的，更是那些已经逝去的遥不可及的时光。

外婆家的这顿用饭甑蒸出来的米饭，我吃了好几碗。舅舅们也一样，谈笑风生中，亲情更浓了，回忆也得到了妥帖的安放。这饭甑蒸出的味道，让香味更浓，乡味更足。

